

劇 藝 叢 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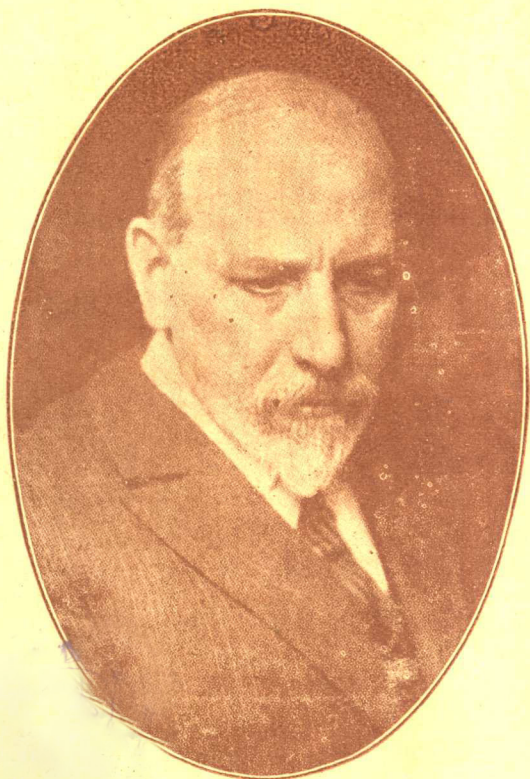
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物

意大利 皮藍得婁作

徐 霞 村 譯

水 沫 書 店

1929



L. Pirandello

前 記

本劇是根據 Benjamin Crémieux 的法譯本和 Edward Storer 的英譯本轉譯的，前者長於達意，後者長於忠實，全給了我不少的幫助。

皮藍得婁的作品在他的本國即以難懂見病，本劇中他那種 paradoxal 式的句子尤其多得可怕，雖然我譯到這種地方時總照例用各種法子使其意義顯明，但現在看來仍覺有幾段在平常的讀者太有點晦澀，這實在只怪中國文字從來少在這方面發展過，沒有法子。

又本劇第一幕曾在我所編的‘鑄爐月刊’第一期登過，第二幕也已編入第二期，但後來因為書局不願繼續這個刊物，一直到現在還未出版，所以只好先將單行本付印了。

一九二九，三，霞村記於上海。

目 次

作者像

前記

第一幕.....1

第二幕 65

第三幕.....127

附錄：關於皮藍得婁.....1

人 物

第一組：‘父親’。‘母親’。‘繼女’。‘兒子’。‘男孩’。‘女孩’。(後兩者不發言。)’**巴斯夫人’。**

第二組：‘經理’。‘女主角’。‘男主角’。‘女配角’。‘男童角’。‘女童角’。‘青年主角’。男女演員。‘庶務員’。‘提示員’。‘佈景員’。‘經理的書記’。‘拉幕人’。‘管門人’。

白天。某劇院的舞台上。

本劇是不分揭幕的。第一次停場是在‘經理’和‘劇中人物們’進去商量排演的時候，並不落幕。第二次是因為‘拉幕人’弄錯了，誤把幕放下。

第 一 幕

幕開時，台上就像我們在白天所見的舞台一樣。不過有點黑，而且空着，使觀衆以爲是一個沒有預備好的劇。

‘提示員’的箱位。‘經理’的小桌和椅子。此外還有些別的小桌和椅子散置四處，如排劇時的舞台。

男女演員從台後入：三五成羣：共十餘人。他們是將排演一部皮藍得裏的劇：‘各盡其職’。有幾個人向他們的更衣室走去。‘提示員’胳膊下挾着劇本，靜候着‘經理’來開排。男女演員們，有的立着，有的坐着，

或談話，或吃煙，或讀報紙，或溫習自己的角色。

末了，‘經理’上，走到他的桌旁。他的書記把他的郵件交給他，他開始檢閱。‘提示員’落了坐，扭開一盞燈，打開他的劇本，

‘經 理’

〔把一封信往桌子一扔〕我簡直看不見字，〔向‘佈景員’〕把燈開開吧！

‘佈景員’

是的，先生，立刻就開。〔台上亮〕

‘經 理’

〔拍手。〕來來來！‘各盡其職’第二幕。〔坐下〕

〔男女演員們從台前向兩邊移開，祇剩下三個預備排演的。〕

‘提示員’

〔讀劇本。〕“珈拉的家裏。一個可以作餐室和書室的古式的房間。”

‘經 理’

〔向‘庶務員’。〕就用那間紅色的舊大廳吧。

‘庶務員’

〔在紙上記下。〕紅大廳。好！

‘提示員’

〔繼續讀劇本。〕“一張長桌，一張覆滿書籍和紙張的書桌。幾個書架。後門通珈拉的寢室。左門通廚房。正門在台右。”

‘經 理’

〔起勁地。〕好，你們都明白嗎？那邊是正門；這邊是廚房。〔轉向那扮蘇格拉底的演員。〕你從這邊進來，從那邊出去。〔向‘庶務員’。〕後面要一個呢幕。

‘庶務員’

〔記下。〕好。

‘提示員’

〔繼續如前。〕“幕開時，珈拉正戴着廚子的帽子，繫着廚子的圍裙，忙着把一個雞蛋打在碗裏。斐利浦也穿着廚子的衣服打着一個雞蛋。萬南吉則坐着靜聽。”

‘男主角’

〔向‘經理’。〕對不起，我一定要戴一頂廚子的帽子嗎？

‘經 理’

〔不高興地。〕我想是吧。劇本裏是這樣說的。〔指劇本。〕

‘男主角’

但是那是多麼可笑呀！

‘經理’

〔憤然躍起。〕可笑？可笑？這是我的錯嗎？因為法國不再給我們好的喜劇，我才不得不拿皮藍得婁的東西來排演，弄得誰也不懂，光讓作者和我開玩笑！〔演員們都苦笑了一下，‘經理’向‘男主角’走去。〕是的，先生，你必須戴上廚子的帽子，你必須打雞蛋。你以為這種打雞蛋就同平常舞台上的一樣嗎？不要想吧！你就代表你所打的雞蛋殼！〔演員們大笑，喧嘩。〕不要作聲！請聽我解釋！〔向‘男主角’〕“理智沒有盲目的本能來充實牠，就是一個空殼。”——你代表理智，你的妻子代表本能，這本劇是人人不同的，因此扮作這個人物的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傀儡。明白嗎？

‘男主角’

一點也不明白。

‘經理’

我也是一樣。但是讓我們幹下去吧。即使失敗

也是光榮的。〔自信地。〕我求你留點心吧。否則，有這樣奇突的對話，再加上聽不懂的聽衆，那就完了。來吧！來吧！

‘提示員’

對不起，先生，你能叫我進我的箱位去嗎？這裏風太大。

‘經理’

自然，自然！

在這裏，‘管門人’從後入，走向‘經理’的桌子，取下他的絨繩的帽子。在這個時間內，六個‘劇中人物’應走至台後的門邊，以便在‘管門人’呼喚時立刻上台。一個稀淡的燈光罩在他們的四周，表示他們是虛幻的人物，當他們走到伶人中間時，這燈光就沒有了。他們各人仍舊帶着一種幻夢的空氣；但這空氣又必須不使他們的樣子和表情失去真實性。

扮‘父親’的是一個五十歲的人；髮作淺紅色，兩鬢甚稀，但又不是禿頂；濃厚的鬍鬚覆在他那仍舊新鮮的嘴

上，嘴上常帶着一種空而淡的微笑。他的身子頗肥，皮色是蒼白的；有一副很寬的前額。有一雙藍色的印形眼，明而銳。穿着一條淡色的褲子和一件深色的上衣。他的舉止有時粗暴，有時溫柔。

‘母親’彷彿正被一種羞恥和卑鄙的重壓蹂躪着，恐嚇着，她穿着最樸素的黑服，戴着一個寡婦的面網。揭開面網便露出一個腫似的面孔。他的眼永遠是往下看着。

‘繼女’是美麗、勇敢，幾乎帶點冒失。他也穿着孝，但外表却非常典麗。她對那‘男孩’（十四歲，也穿着黑服）的恐懼萬分的樣子表示非常痛恨；在另一方面，她却對她的小妹妹（大約有四歲，穿着白服，腰間結着一條黑帶）表示非常疼愛。

‘兒子’（二十二歲，）很高，對‘父親’帶一種極嚴厲的痛恨，對‘母親’則傲慢不理。樣子彷彿到舞台上來不是出於他的本願似的。

‘管門人’

〔手裏握着帽子。〕對不起，先生……

‘經 理’

〔粗魯地。〕呃？什麼事？

‘管門人’

〔怯弱地。〕這幾個人要見你，先生。

‘經 理’

〔憤怒。〕我在排劇，你也知道我在排劇的時間內是不許人進來的！〔向劇中的人物。〕請問你是誰？有什麼事？

‘父 親’

〔向前移了一步，其他的人也窘然地跟着他。〕
啊。這個……我們是來找一個作者……

‘經 理’

〔半怒半驚。〕一個作者？什麼作者？

‘父 親’

隨便什麼作者，先生。

‘經 理’

但是這裏沒有作者。我們不是在排一個新的劇本。

‘繼 女’

〔輕佻地。〕那也好，那也好！我們現在就可以作你的新的劇本。

‘一個演員’

〔從其他演員中走出。〕啊，你們聽見了沒有？

‘父 親’

〔‘向繼女’〕是的，但是如果作者在這裏……〔向
〔‘經理’。〕……除非你願意……

‘經 理’

·你是說笑話。

‘父 親’

不，我的老天爺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們給你帶來了一個劇本啊，先生。

‘繼 女’

也許我們能使你賺錢呢。

‘經 理’

請你們費心走開好不好？我們沒有工夫和瘋子廢話。

‘父 親’

〔溫柔地。〕啊，先生，你當然知道人生是充滿無限的妄謬的；這些妄謬不必要有什麼真實的外表，因為牠們是真的。

‘經 理’

他說的是什麼呀？

‘父 親’

我說，與通常的程序不同的事雖然可以叫作瘋狂，然而這些事却能創造合理的情節，使牠們近於真實，假如這就是瘋狂，那末，恕我大膽論斷，這就是你們的職業的基本，諸位。〔演員們帶出動怒與迷惑的樣子。〕

‘經 理’

〔站起身子望住他。〕那麼說，我們的職業就是瘋子的職業了？

‘父 親’

呃，使不真實的事貌似真實……毫無必須地……像開玩笑一樣……你們的使命不是給虛渺的劇中的人物以生命嗎？